

寒虹劍

卧龙生 著



寒

虫工

劍

卧
龙
生

中 册

第二十二章	四绝魔君.....	(375)
第二十三章	误入迷图.....	(392)
第二十四章	桃色陷阱.....	(409)
第二十五章	薄命花残.....	(425)
第二十六章	女魔魅影.....	(442)
第二十七章	雾海云天.....	(458)
第二十八章	神秘之谷.....	(473)
第二十九章	虎穴龙潭.....	(490)
第三十章	玉鼎干戈.....	(506)
第三十一章	火窟情焰.....	(521)
第三十二章	四恶凋零.....	(538)
第三十三章	群魔遁迹.....	(555)
第三十四章	恨愤填膺.....	(570)
第三十五章	往事烟云.....	(586)
第三十六章	穷林恶水.....	(603)
第三十七章	智珠在握.....	(617)
第三十八章	断指摇红.....	(634)
第三十九章	死里求生.....	(650)
第四十章	月隐星寒.....	(666)
第四十一章	燕泪残红.....	(683)
第四十二章	游子悲歌.....	(699)
第四十三章	万壑群山.....	(714)

第二十二章 四绝魔君

当丁伟被四个瘦长的绿眼怪人，团团围住，心中也不觉微惊，忖道：“这四个人，怎么长得恁般相似。要是单独遇上，倒是难以辨识。”

他正在打量着这四个人的长相，他们的虎、虎掌风，已如狂风骤雨一般，汹涌地卷到。

丁伟已硬接过那人一掌，曾经震得自己两臂酸麻，此时面对着四个高手，也就不敢存丝毫轻敌之念。

尤其接触到他们带着绿焰的凶光，炯炯地，令人不敢直视。

但他终非弱者，见四人同时攻到。也更激起其如虹豪气。他更不愿施展出道阴接阳手法，也不愿施展出自己的三招神剑。

他要用自己的真力，来斗败这四个人魔。

因为他的奇遇太多，所学太博，一时间，倒不知道施展出什么武功，才能胜过他们。

就在他略一沉凝之间，自己的心中一定，那“人中之人”的神招，竟缓缓施展，周围布下了一层无形罡幕。

适在此时，四人的掌力，也同时劈到。

他们万未料到，面前这个少年人，竟有如此定力。但他们的掌力相距尺许，陡觉一股罡力潜劲，有如数柄利剑，冷嗖嗖，直透肺腑。

四人都大惊失色。猛地将发出掌势，收了回来，但也震得彼此几个踉跄。楞楞地，望着丁伟，做声不得。

丁伟这才惊觉，但见他们都已退去，这才朗笑道：“四位年纪较大，我丁伟理当相让。”

因为他从四人神色中，料知自己“人中之人”这招神技，足可克敌，故才以此相激。

果尔这四个高人，皆一代魔头，武功别树一帜，且皆挟一身绝毒暗器，百发百中。故欲与中原武林，一较长短。

那里经得丁伟这狂妄的一激，早气得三尸暴跳，怒发根根直竖，口中更是怪啸连天。

他们再不以普通招式进攻。身形暴矮，倏进乍退。

丁伟见他们的身体，顿时矮去尺许，也深觉有兴。

“啊！你们会变戏法，但不知你们会变猴子或狗熊吗？”

四人八只眼睛，绿光闪闪，有如烈焰。

丁伟见他们的身体骤然离开，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鬼计。但他的星目接触到那皑皑白雪之上时，不觉暗中呸了一声：“好不要脸，居然施出这些鬼把戏。”

这朵武林奇葩，也就故作不知，仍是朗笑连声。

此际，他先欲斗败过四人之后，再来探听他们的来历。

但这四个怪物，却彼此对望了一眼，都冷冷地同声暴喝道：“小狗！你打从那里来，我们雪峰山与你有何仇恨，竟敢入得山来，就毁去这巍峨的门户。”

他们似是气极，故说话时，全身都在发抖，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丁伟又复朗朗地一笑，道：“这雪峰山，乃三湘重地，名山胜景，谁都可来，你们霸占了还不要紧，居然以什么鬼

门关，又是什么‘欲求生路来去处’。哼！这些不将他毁掉，岂不使来游之人，大倒胃口。……”

他说话不急不徐，且亦谐亦壮。弄得四个怪物，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他们又岂是恁般容易对付。

当下也就喋喋地连声怪笑，“好哇！小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行，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又是连声怪笑：“哼！小狗！你大概还不知道我们是谁，这雪峰山，虽然在玉面罗刹的手中，经营了几十年，但现在轮到我兄弟手中。……”

他们又对望了一眼，才连续说道：“本来我们在山下，就立了戒牌‘擅入此山者死’，小狗！你不仅不遵守戒牌的约束。迳自入内，更将那座巍峨的石门破坏。……”

说时，眼中凶光陡现，道：“小狗！就是将你碎尸万段，也难消我们心头之恨。”

丁伟听他们自说自话，又气又好笑。虽然他们尚未说出姓名，但对这雪峰山，似已硬从玉面罗刹手中夺了过来。

他却仍故作糊涂地，冷冷喝道：“那你们四个怪物，是雪山庄主何人，快找那老鬼出来。”

他这话问出，早激起四人怒火，同声暴喝道：“呸！放屁！雪山庄主老鬼何物，竟与我们混为一谈。”

丁伟知道这雪峰山，是由玉面罗刹所经营，雪山庄主是女魔的师傅，因为他们中间的关系，发生得十分诡谲，使得一向在江湖上，久享盛名的雪山庄主，不能不从此隐去，寂居在这雪峰山中。

这里连绵的山峦，有三谷，十二洞，各有奇绝设置，且有天险相成，称得上虎穴龙潭。

丁伟初入雪峰山来，还以为雪峰庄主，又在兴风作浪，却不知道，这四个怪物所由来。

——其实也正是女魔的引狼入室，当女魔欲掀起这武林巨浪时，就四处网罗天下群豪。

当时除江湖四恶外，还有蛮荒双怪。而这四个家伙，一向寄在蛮荒之中，他们得到高天齐通知之后，也就连袂东来。

他们经过十万大山，在湘贵境地，停留了一段时间，终于，找上了雪峰山。

雪峰山虽然经过玉面罗刹的经营，雪峰庄主，又隐身在十二洞的藏龙洞里，不问外事。

故这座名山，就成了四魔的巢穴。

他们以掌力浑厚闻名，又因得遇一异人，传授气功，故能以狂啸、狂歌，而致人死命。

他们以“绝不容人”、“绝不饶人”、“绝不让人”、“绝不放过一个人”为目标，故以四绝魔君为号。

外人不知道他们名姓，他们的身材相貌，亦皆相仿。而拚斗之际，也多系四人联手。但对四绝魔君，却闻而变色。虽然他们不必多为胜，因为他们的气功，已至非常的地步，一曲“长恨歌”，就将致人于死。

非必要时，四人很少同时出现。此时，面对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以四个当代人魔来说，也实在难堪。

尤其丁伟说话，又毫不留人余地，故激怒得四个人魔，怒目圆睁，绿焰闪闪，好不怕人。

丁伟也就暗中蓄势，因为他知道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艰苦而生死的搏斗。且彼众我寡，一个不慎，就将遗恨千古。

那个长着两个獠牙的怪物，冷冷地喝道：“老大，你先来一首长恨之歌，免得大家费力吧！”

丁伟骤闻长恨之歌，心头不觉微惊。暗忖道：“难道我以前所听见的歌声，还有那些心脏震裂之人，都是这批家伙所干。……”

顿时，星目中，闪着两道精光：“真的这几个人魔，是要掀起这场武林的浩劫，我先就不能容忍他们。”

当时，朗朗地一笑道：“我看还是你们几个家伙，就长眠于此吧！何必还要长恨短恨呢？”

四个瘦长怪人，又复同声暴喝，掌风亦如排山倒海般推出，顿时激起一片狂涛。直将丁伟的身体，裹在那片掌风之中。

丁伟明知此四人皆为劲敌，但他要试一下，自己的功力，究竟有多深厚，故微一提气，即拔高六七尺。

四怪陡现惊容，眼中烈焰，面上凶光，也就更为明显。

丁伟并无急切求胜之心，因为他料定自己内力，难以势过对方。末了，惟有藉神招绝技打败他们。

其实他那里知道，短短一月中，他的功力，正在不断增长，就是四人联手，也不一定能讨得便宜。

故此四怪，又倏进乍退，他们也看出面前这个少年人，不是平常对手，但为着他们自己的身份，更为他们生命的安全，就不能不谨慎行事了。

倏地，一声清啸，划长空而逝。四个怪物，顿如轮舞，脚下不停地，踢起阵阵旋风。有似穿花之蝶一般。

丁伟被他们的奇异步法，也顿觉得目眩神迷。

但四怪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飘忽不定，一时间，也看不出他们的行踪。

任是丁伟武学渊博，究竟经验不够，几乎着了他们的道儿。忙微敛心神，使静极而至动极。故人中之人的一招神技，又经缓缓施出。

四怪脚下倏地变快，有若乱堆飞絮。他们的身体，本来瘦长，且时而矮去尺许，时而挺立如天人。

丁伟犹以为他们，有何幻术，深深地吸过一口气，又打量一眼天色，猛作一声狮子吼。震得群山响应，四野皆惊，树枝摇晃，冰雪飞扬。

四怪在连续两个踉跄后，又是连声怪啸，难听之极。跟着即传出一阵雄壮的歌声，铮铮、锵锵，似金石之声。

但见四人身作轮舞，口唱高歌。

“追思昔日，一事无成。此去茫茫无所求。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下劳碌总成空，何如捉影捕清风，多年流落蛮荒地，究竟谁能乐此中。……”

歌声倏然一止，大地也陡觉罩上一层阴影。

丁伟也被他们的歌声，陷入沉思之中，豪壮之气，几似完全消失。所谓任你英豪，也竟气短。……”

又听见另一个声音，更较低沉，喝道：“晨曦将现世已阑，人生只此复何欢。……”

不待他唱完，丁伟星目中，两颗泪珠，已顺腮而下。所幸他的灵明开启，资质奇高。他那“人中之人”，经已施出，否则早被四怪所乘了。

就在脸上一热之际，也才骤然惊觉。那云中子的慈音，又微响在耳际一般，“江湖中，奸诈百出你一身负武林荣辱大任，故宜格外小心。……”

他不自觉地，回过头来，还真以为云中子在对他说话。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却因此，又记起了云中子所传的心法口诀。

他此际心情十分烦躁，头昏目眩，神不由主地，当他默念着那些口诀诗，顿时百虑全消，精神陡振。

放眼望着四怪，见他们外衣褪尽，露出十分滑稽之态，口中仍不停地，唱着些淫词滥曲。

丁伟心中微微一凛，忖道：“好险！我若不是惊觉得快，岂不被他们所乘。”

想到这四个怪物的存心，十分可恶，尤其他们的武功，皆已不弱，如不除去，显然将为社会大害。

而他们所练气功，唱出那些歌词，足使人灰心丧志，也可使人目眩神迷。如果留得这几个怪物，还不知有多少人，将丧命在他们手下。

丁伟以荡群魔，靖寰宇为识志，且疾恶如仇，此时已是怒不可遏。登时双目神光毕露，朗朗长笑道：“老怪物，这就是你们的拿手杰作了罢！……”

他说得好生狂妄，以他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面对着四个当代巨怪，依然视同无物。凭他这份胆识，也就令人惊服不置。

四怪却未因他这狂妄，而有所激怒，虽然他们的脸色，都在陡变，但歌声却又转入另一种怪调。

丁伟自默念着心法口诀后，灵明异常清澈，对这歌声，竟无感染，耳目也就更显得灵敏。

但四怪则又同时一声暴啸，两剑两鞭，寒光闪闪，同时攻到。

丁伟只是微微一笑，那里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四怪兵刃在手，如虎添翼，口中不停地歌。鞭、剑疯狂地飞舞。刹那间，剑气、鞭影，混成一片。

那里还看得见四怪的身影来。他们各踞一方，有恃无恐地，用剑光鞭影，硬将丁伟困住。

丁伟也顿觉得剑风泛肤，心气浮动。再看四怪，始终未离开自己身侧六七尺之处，而他们的长剑和软鞭，每招出手，万圆丈余之地，皆罩剑影之中。

丁伟一时间，也被他们奇异诡计之步法所吸引。虽然他一身挟数异人之武学，也难以辨别他们的鬼谋。

但见冷风嗖嗖，剑光飞洒，鞭影纵横。直将丁伟，裹在一片光影之中，忽上忽下，威势惊人。

丁伟虽然施展了人中之人的神招及无上心法，周边也散发出丝丝罡气，仍然觉得寒风泛肤。

四怪喋喋暴笑，则声震长空，朗朗不竭。

丁伟那里知道，自己竟陷在他们的四绝阵中。还正欲以自己稟赋，来窥破四人剑鞭连锁的妙用。

他不仅武功高绝，奇遇又多，且随时随地，见到诡计武学，他都会细心观察，并汰旧留新，成了他自己的武学精华。

怪、这四人，两柄剑，两条鞭，却已不大容易识别。

丁伟微微提气，四怪剑鞭所泛光幕，也骤然升高，且左右前后，皆被鞭影剑光所封闭。

这朵武林奇葩，那里服这口恶气，又复微微移动身体。但那光芒，不仅如影随身，也似铁墙铜壁一般。

丁伟心中也不由一凛，登时目光如电，右臂一挥，一掌

劈去，一阵轰然巨响，震得四野回音历历。

以他此时掌力，尤其“嵌金截铁”手法，足可碎石开碍，四怪却无损分毫，虽然光幕摇摇一晃，但立即恢复。

四怪心头也觉大骇，因为这个十来岁的少年，却挟武林奇绝之学，而且功力大得惊人。

丁伟因自己嵌金截铁掌法，不仅不能伤得四怪，连他们的剑阵，也未能予以破坏。焉能不大吃一惊。

但知道这场拚斗，不能善自了了，更不敢存丝毫大意，登时朗朗地一声长笑，啸天龙吟之声落，那柄断金截玉的上古奇珍——寒虹剑，已在握中。

丁伟宝剑出鞘，精神大振。“人中之人”的神招，静极而至动极，正待疾变为“追风伏地”。四怪光网也倏进乍逼。他们的身形，也陡然显现之后，又复隐于一片光幕中。

丁伟这才注意到四怪的剑鞭联合妙用，尤其四怪联手，更是威力倍增。

他一时间，却也算不出脱身之法，因为这片光幕，有如水银泄地，花影缤纷。

蓦地，震天歌声，又响澈云霄，四怪又在同声高唱。

丁伟被他们的剑气、鞭影、光幕，弄得头昏目眩，此时又忽闻四怪高歌，心中也不觉一凛。

当下晦忖道：“我这是干什么？这四个怪物，武功都是高不可测，我究竟与他们有什么过节，连姓名来历，也未曾弄清，我输了，固然冤枉，就是赢了，也没有什么光彩。”

这朵武林奇葩，对任何事，都能详加分析，且洞察入微。本来他还有与四怪一较长短的心理，此际却不是怯场，而是他又从这四个怪物的身上，发觉种种可疑之点，真是宇

宙之大，无奇不有。

也更提了他的警觉，因为他到底年轻，有许多事，是需要经验和阅历，他的经验，却是不如别人。

就在他一再提高戒心，他的无上心法，也就更能施展开来，因为人类本能的智慧，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

以云中子数百年功力，贯注在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人身上，短短时日，当然无法融会贯通。

尤其他那些心法口诀，那些久为武林中失传之绝学，都要一一化解，且能成为实用之学，岂是恁般容易。

所幸丁伟稟赋奇高，几番激烈拚斗，都逼得他拙精竭力地求胜。

他自己因为要成为人上之人，也惟有痛下苦功，故时时都在默念着那极为费解之心法口诀。

当然他事先并未料到，平时默念心法口诀，在他个人，发生了如此功效，因为他只是想多求熟练，欲从心法口诀中，多寻求其变化。

那知这些心法口诀，在他再三默诵之后。不仅在他真气中，增入了这些心法功效，也实际变成了他武功基础。

否则这时四绝魔君，所施展的四绝阵法，如何抵挡得了。

或者早已丧命在他们的剑光鞭影之内，成了野鬼孤魂。

虽然他仍能抱元守一，以静制动，却是只守不攻，主动全失。因为他不悉此为何种阵法。也因为他施展出“嵌金截铁”手法，无法破其剑阵，也无法伤得四人。

他自从离开古穴之后，他自己虽然无法睨视武林高手之心，但摆在目前的事实，使得他的壮志豪气，大有宇宙之大，舍

我谁其之慨。

不料在这雪峰山上，自己还未能走上山巅，就被四个怪物困住。纵然是四人连手，但阵法却有点邪门。

因为那一片光幕，如影随形，不离不散，将他罩在中间。

不过凭他的武功，要想恁般将他困住，又是谈何容易，但江湖中险诈，却断非这少年人，所可逆料者。

四怪不仅将他们特制的迷魂毒粉，洒在地上。更用四绝阵法，两鞭两剑，形成了一面阵网。

按这四绝阵法，本由四个女子所练。四怪以两剑两鞭，采阴阳合一之道，故不仅功力奇大，更是变化万千。

他们的手法不为不毒，用心不为不辣。诚然他们与这少年人，无深仇大恨，却因他力毁鬼门关，这个少年人的功力，若不早除，那还得了。

四怪不愧为一代人魔，表面毫不露声色，他们更深知势分力薄，更顾不得江湖道义。他们只要能除去这少年人为第一要务。

他们也深知如果不施展杀手，或将因此而惹火烧身，画虎成犬。故将他们特制的迷魂毒粉，洒在地上，若久立其上，毒气必浸入血脉之中。那时就是武功再高，也只有任其宰割了。

丁伟虽然发觉那皑皑白雪之上，似染上一层淡黄色粉末。却万未料到他们，有这般毒辣。

他被裹在这剑幕中，渐渐心浮气躁起来，四怪的暴笑和狂歌，对他亦渐渐发生效果，因为他有时竟陷那悲壮歌声中，时而微笑，时而挥泪。

四怪的攻势，也就更加凌厉。鞭影幢幢，剑光飞洒，他们时而起，时而落，或此起彼落，或此落彼起，虎虎之风，震耳欲聋，白光如长蛇乱舞，连丁伟那俊秀的影子，也迳被那光幕所淹没。

丁伟骤然一惊，额上冷汗涔涔，另一则心法口诀，又掠过脑际。“万事云烟过，邪音但听闻，若能随意和，克敌胜功能。”

他又沉思在这则心法口诀之中，但一时间，却领悟不出这中间奥妙。星目一展，见四怪有如采花浪蝶，作翩翩之舞，两柄剑，两条鞭，奇招不停地挥出。

他们虽迫于自己罡气，相距总在六七尺左右，若时间一久，不被他们折磨死才怪。

尤其他们的怪笑狂歌，时高时低，有时如金石之声，有时又若天马行空，但倏又变成低吟轻诉。

他一再默念着：“邪音但听闻。”登时眼睛一亮，放出两道奇异之白光来。

朗笑一声，长空震动，有似清音，有若天乐一般，令人听了，百虑全消，舒适之极。

他一时也无适当歌词唱和，竟将云中子心法口诀，用他那铮铮罡音唱出。当他唱完“……克敌胜功能”时。山林沉寂，大地也十分清明，山也似在微笑。

四怪连番退后，提气间，又复攻入，这遭更是凌厉，剑光飞洒，剑气漫天，鞭声暴响，鞭影纵横。

他们已感到生命的威胁，也有了拚命的决心。

故顿时嗖、嗖连响，四怪身上，同时发出三数种不同暗器，一时间，丁伟的全身上下，都被剑光，鞭影、暗器所包

围。

虽然他那招“人中之人”，有静极而动极的妙用，但也陡感寒风砭肤，令人窒息之苦，因为他此时，一直是双足微微提地，飘身在空中。

这时，他又似被云中子慈音所启，亦被那荒山古寺中，野鹤神君那一幕，激起其报复之念。

寒虹宝剑，振剑摇身，顿时霞光万道，冷气森森，四怪所凝聚的一片光幕，则渐渐分开。

丁伟提气间，身形又复拔高丈许。飘身落在那株丈余古松之上。四怪那会容他脱身，一股暗流潜劲，已如排山倒海一般涌至。

轰隆地一声巨响，那株粗逾盈尺之古松，竟被四怪掌力，挥成两断。

丁伟斜身飘落，仍复唱出那首：“万事云烟过，邪音但听闻。若能随意和，克敌胜功能。”

不仅声震长空，四怪也顿时面现惊容，再也不敢任意暴笑狂歌，虽然仍可泛起一片剑气和鞭影，但威力似已减低不少。

四怪万想不到这少年人，有如此定力，有如此武功，他们的长发又根根直竖，眼中绿光又已大起。

那个獠牙外露的人，冷冷地喝道：“我们身寄蛮荒数十年，中原人物，固不可等闲视之，今日如果连这个娃娃，也制伏不了，还有什么面目来会天下英雄。”

他的话，是四怪的心声，故又同时一声暴喝。

丁伟听他们自说自话，朗朗地一笑道：“就凭你们，也想来称霸中原，不过我手中剑绝难容得下你们这几个恶魔，

有本事，只管使来。”

他自脱出那光幕之后，精神陡壮，虽然他尚未施展神技，但自信胜他们，尚不是难事。

就在他话尚未说完，四怪又忽彼此易位，更复将丁伟圈在中间，也就在他们易位之顷，迷魂毒粉，也洒遍了附近数丈之内。

刹时间，剑气鞭声，又形成了一片罡幕，缓缓向丁伟逼进。

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出招都是诡计莫测，而且步履歪斜，一副醉罗汉之状。

丁伟好半晌，才看出他们步法的诡计，也不觉大惊，但他尚能有恃无恐，沉着应付。

他一面默念着心法口诀，一面将“人中之人”这招神技，施展开来。

四怪此时，竟将四绝阵法，插入四象阵法，但见四人身影乱晃，有如千百个人影般，两柄长剑，两枝软鞭，也变成了千百柄剑，千百枝鞭，风雷声响，天地失色，黯淡无光。

空际更弥漫着一种恐怖，忧郁的气氛，令人灰心，令人丧志。

丁伟尚不识得四怪阵法，虽然他武学渊博，四绝魔君名头，确也不小，他对蛮荒之事，也知道得不多。

他此时仅凭着他的武功，还有他那壮志豪气，那里会体会得江湖险诈，更不会想面前四个怪物，就是当年闹得江湖大乱的四绝魔君。

丁伟的心法口诀，又念到第五遍，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加速了循环，全身也骤然发热。